

<<同林鸟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同林鸟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2560680

10位ISBN编号：7802560683

出版时间：2009-11

出版时间：群言

作者：艾米

页数：318

字数：389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同林鸟>>

内容概要

“同林鸟”源自“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”的俗语，所以这个故事是有关夫妻的。一直处于前台的，当然是谭维和小冰这对同林鸟，但故事里也写到了好几对别的同林鸟。这几对同林鸟，碰巧代表了不同的夫妻类型，有“志不同，道不合”的谢怡红和常胜；有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的蓝老师两口子；有“乐极生悲，盛极而衰”的叶紫眉和她的“青年企业家”丈夫；也有“心有天高，命如纸薄”的名牌大学高才生谭师傅和他的患难之交谭婶。

但我写这几对同林鸟，并不是为了给各种夫妻类型找个代表，而是这几对同林鸟都跟谭维和小冰的故事有关。

所以说生活有时比构思最精巧的小说还要精巧，比情节最离奇的小说还要离奇。

仔细想想，其实也不奇怪，因为所谓“小说”虽然是由作者“编”出来的，但作者的想象也是源于生活的，没有生活，就没有想象。

想象可以折射生活，反射生活，扭曲生活，美化生活，但都离不开生活。

<<同林鸟>>

作者简介

艾米，2005年开始在“文学城”连载纪实性长篇故事。

著有：《十年忽悠》史上最浪漫的半自传体小说，《至死不渝》感动6亿人的凄美爱情，《不懂说将来》最无视伦理却让人不忍责备的情爱小说，《致命的温柔》超越理性的敢爱敢恨，《三人行》人类最大胆的爱情宣言，《同林鸟

<<同林鸟>>

章节摘录

谭维每次看见那个“打胎”的牌子，总觉得有点好笑，今天也一样，他忍着笑，把自行车推到那店子跟前，叫一声：“谭师傅，又要打胎了！”

店里一个五六十岁的干瘦老头正在昏暗的灯光下修车，听到谭维的叫声，头也不抬地问：“又搞出事来了？”

“是啊，安全措施做得不好，这不，套子又破了……”话没说完，谭维看见从狭小的店铺那个狭小的内门里走出一个女人，他马上收起玩笑，很礼貌地问：“谭婶在呀？”

被称为“谭婶”的女人笑一笑，问：“还没舍得换辆摩托？”

“换啥摩托？”

摩托有咱这‘永久’好使吗？”

“就怕你家小庄不这么想。”

“小庄说我这‘永久’比摩托舒服多了，还安全……”谭师傅看了妻子一眼，谭婶不再提摩托的事，寒暄两句，回里屋去了。

谭师傅把手里正修着的那辆车推到屋外去了，谭维把自己的自行车提到屋子里来，统共就那么一点地方，谭维知趣地走到门外，在一个旧得看不出原先油漆颜色的小板凳上坐下，等修车。

外面，暮色四合。

这是一条没有街灯的小路，很窄，路边有些很老的民房，还有几个什么单位。

但沿着单位的院墙，搭了一排违章建筑，住的都是“盲流”之类，使这条称不上街道的街道有点苍凉，有点黑暗。

谭维一般是不走这条路的，因为这里下雨一街泥，天晴一地灰，没事谁跑这里来遭罪？

除非是要修车，不然的话，他一般走A大附中门前的那条路。

他认识修车的谭师傅已经好些年了，都忘了第一次是怎么撞到这里来的了，只记得那次选这个地方修车，是因为外面那个牌子上的“打胎”二字，应该是魏碑体，他小时候被父亲逼着练过这种体，能看出来。

“打胎”两个字写得非常有功力，跟别处那种歪歪扭扭的“狗脚迹”完全不同。

出于好奇，他选了这家修车铺，聊天的时候才知道这修车师傅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反右的时候因为牙尖嘴利得罪了领导群众，被打成右派，开除公职，赶回原籍，种田劳动。

政策稍微松动之后，谭师傅离开农村，来到B市，当年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就成了一个“盲流”，做了修车师傅。

后来虽然取了右派帽子，但也没能回原单位，因为谭师傅这么多年没摸本行，早就被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抛到八百里外去了，就算回了原单位，恐怕也只能看门了，那还不如就做个修车师傅，好歹也算是自己做老板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谭维总觉得自己跟谭师傅之间有一种宿命的联系，都姓谭，都是十二月出生，老家是同一个城市，两人学的是同一个专业。

所以他总有一种感觉，好像从谭师傅身上看到了自己老年的光景一样。

他明知中国再也不可能搞反右了，即便搞也搞不到他头上，但他总有这么一种感觉，不知道该叫“宿命”还是叫“认同”。

有时说到谭师傅的命运，谭维总免不了抨击这个，针砭那个，给谭师傅搞点民间平反昭雪：“怎么能这样？”

一个人的命运就这么彻底改变了，这可是用多少金钱都挽回不了的损失啊！何况他们还没陪你钱……”

谭师傅好像已经“一笑泯恩仇”了，或者已经超脱金钱了，只呵呵一笑，说：“可能他们知道金钱赔偿不了，也就不劳那个神了。”

有时谭师傅也会暂时停下手中的活，半仰着头，仿佛在跟什么超自然的BEING交流一样，说：“人哪，就像蚂蚁，忙忙碌碌地求生存，作古正经地窝里斗，但从来没想到头上就有一只大铁拳，不定什么时候就伸出一只手指，按住你，轻轻地一捻……”于是谭师傅那根沾满机油的手指在空中象征性地一捻，“你就报销了……”这个蚂蚁和铁拳的比喻，谭维从他爷爷那里也听到过，但那时没

<<同林鸟>>

有现在这样感触深，可能是谭师傅的身世起了注解作用，也可能是小店的那种气氛起了烘托作用，总而言之，就是听得他很有一种在命运面前无奈而渺小的感觉。

不过今天谭师傅没有雅兴发表人生高论，只聚精会神地修车，用一个脏乎乎的脸盆装了水，把拆下来的“胎”放在水里找漏洞。

对面人家的电视正在播新闻，附近有炒菜做饭打鸡骂狗的声音，路人都是低头缩肩，行色匆匆，完全是一幅“人如蝼蚁，命如铁拳”的画面。

谭维正在那里小资着他的小资，突然听见有摩托驶近的声音，他想起谭婶的话，心想是不是也该弄辆摩托了？

正想着，只见那辆摩托停在了他附近，骑手两腿叉站着，正微笑着看他。

他认出那是他的同事谢怡红，他没想到一个人戴了头盔可以使相貌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，谢怡红差不多是天天见面的人，两个人都是B大的老师，而且在同一个系，共用同一个实验室，但他从来未发现谢怡红的脸有这份英姿勃勃的俏丽。

他小时候学了几天绘画的，所以看人的时候免不了扯到比例什么的上头去。

他想平时未发现谢怡红的这份俏丽，可能是因为谢怡红眼睛生得上，额头比较短，显得脸的下半部分过长，但戴了头盔，就把额头拉长了，看上去眼睛就位于脸面的二分之一处了，而这个上下比例一般是孩子才有的。

可见人的脸面好看不好看，比例太重要了，真是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

他兀自在那里出神，只听谢怡红笑着问：“怎么？”

不认识了？

“呃……还真有点不认识了，今天怎么……这么……”他有点怕谢怡红，觉得跟她说话总是他吃亏，无论他说什么，谢怡红都可以提个问题，把他问得人仰马翻，所以他干脆呵呵几声，等于是划个长线，让谢怡红自己去填空。

谢怡红打趣说：“打胎啊？”

打好了没有？

打好了一起走，找个地方补养一下身子……”谭维自惭形秽：“你骑的是……电驴子，我这……土驴能跟你一起走？”

“把你的车丢这里修，我载你去吃酒席……吃完再回来拿……”“还是算了吧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

小冰在家等着？

那连她一起请了，我先把您载回去，然后我们三人打个的……”“不用了，小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，你……赶快去赴宴吧……”谢怡红眉毛一挑：“小冰还没回来？”

你也太放任自流了吧？

让她跟那些色鬼糟老头子搞到这么晚还不回家，你就不担心？

”一个“搞”字，听得谭维心里一烦，不知道是在烦谢怡红这样说，还是在烦妻子庄冰这么晚还不回家，很可能两个原因都有，因为小冰这么晚不回家也是谢怡红起的头。

谢怡红跟庄冰是好朋友，因为比庄冰大几岁，一直是以大姐自居，时时刻刻在敲打谭维，叫他不要欺负小冰。

就是因为谢怡红的撺掇，小冰才会辞了大学教职，跑去做保险。

他对妻子做保险是比较担心的，但小冰要做，所以他也不好过多干涉，有时就自欺欺人地不去想那些事。

但谢怡红显然是个哪壶不开提哪壶的角色，一爪子就挖得他一个血印。

他没吭声。

谢怡红呵呵笑着说：“又刺激你那大男子主义的脆弱心灵了吧？”

跟你开个玩笑而已，我知道怎么才能激得你跳，所以激你一下。

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没看穿我的鬼把戏？”

谭维好脾气地跟着笑了一阵，说：“你还是赶快去赴宴吧，别搞晚了。”

“真的不去？”

<<同林鸟>>

今天是人家请吃，不吃白不吃，走吧。

” “别人请的是你家常胜吧？”

你常夫人光临是应该的，我这算个什么？

算常夫人的保镖？

还是跑去吃白食？

” “算我的面首就行了，”谢怡红见谭维越来越不自在，解释说，“你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总象那些做二奶的，把个名分看那么重要。

干嘛把事情的名称看得比事情本身还重要呢？

吃饭就是吃饭，好吃就吃，管它算什么？

算常胜的老同学，我的同事，行了吧？

” 谭维还是不肯去，这种蹭饭的勾当，打死他也不愿做，又不是穷到了家里揭不开锅的地步，干嘛去蹭饭？

让人瞧不起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